

三次落榜竟因柳词

文 / 刘青松



提一只单卡收录机走街串巷，边走边播邓丽君的歌，喇叭裤脚随风荡起，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的时尚。

邓丽君的歌声柔美，曲风前卫，让人耳目一新，然而，某些人却从中听出了“毒草”。中国音协开会批判邓丽君，认为她的歌曲颓废、灰暗，是资本主义的“靡靡之音”。

邓氏“靡靡之音”被作为反面教材，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》一书中。书中的观点包括：“黄色歌曲的特点是：音乐上，大量采用软化、动荡、带有诱惑性的节奏；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；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。演唱上，大量采用轻声、口白式唱法。”“此类庸俗歌曲……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，实是色情引诱之声，精神麻痹之剂。”

其实，“靡靡之音”并不是一顶新帽子。早在千年之前的北宋，柳永就已经戴过了。

柳永出身官宦世家，十八岁自家乡

武夷山出门远行，赴汴京应试。途经江南，迷恋湖山美好、都市繁华，滞留杭州、苏州、扬州六年，听歌买笑之余，作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等词，词风华靡婉约，名噪一时。

抵京后，柳永踌躇满志，自信“定然魁甲登高第”。

结果，别说当状元，初试即落第。

柳永撞到枪口上了——当政的宋真宗尚文，写下流传千古的《劝学诗》，有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之句，勉励读书人“五经勤向窗前读”。他不喜欢侈靡浮艳的文风，强调文章的实用性，下诏严厉谴责柳永之类“属辞浮靡”者。

“属辞浮靡”，换种说法即为“靡靡之音”。柳永就此成为“政治不正确”之人。

书生意气之下，柳永作《鹤冲天·黄金榜上》，发泄怀才不遇不如风花雪月的怨念，结尾是：“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

此词一出，传诵甚广，却把皇帝得

罪了——这不是摆明了皇帝有眼无珠，而且要和皇帝的教导唱对台戏，教坏天下读书人吗？

宋真宗一朝，柳永三次落榜。宋真宗曾讥讽他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好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且填词去。”

天下少了一个平常官员，多了一个多情词人。

柳永长年游走于烟花巷陌间，他领会男女之间的微妙情思：“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他懂得，人生悲哀，莫过于“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。

于是，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。

甚至连宋真宗之子宋仁宗，也成了柳永的粉丝。据《后山词话》记载，“仁宗颇好其词，每对酒，每使侍妓歌之再三”。

人生风情，莫过于此。

“靡靡之音”，其实即为人生风情。因其真情实感，而能打动人心。■